
ICANN76 | CF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PH
2023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 10:30 至 12:00 CUN

温迪·普若菲特
(WENDY PROFIT):

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召开的会议。这是签约方机构和 ICANN 董事会之间进行的讨论，因此我们不会在会议室回答问题，但欢迎 Zoom 中的与会者相互交谈。

要查看实时转录，请单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式字幕按钮。请注意，聊天会话正在录制和存档，并遵循 ICANN 预期的行为标准。

最后，提醒今天的发言者。每次发言时请说出你的名字以作记录，请慢慢说清楚，以便速记员和口译员跟上你们。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贝基·拜耳，她将代表 ICANN 董事会主持本次会议。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谢谢你，温迪。我是贝基·拜耳。我不会说，我真的很努力去做了。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会议。今天是 ICANN76 会议的第 2 天，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吧。

阿什利和贝斯也来了。阿什利先说几句吧，然后到贝斯。你们想对大家说几句欢迎的话吗？

阿什利·海内曼
(ASHLEY HEINEMANN):

我不会说太多，但是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特别感谢今天在场的注册服务机构。再说一次，我是阿什利海·内曼。我是注册服务机构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一如既往，我非常感谢有机会与董事会会面。谢谢你们抽出时间来参加会议。

贝基·拜耳：

贝斯呢？

贝斯·培根 (BETH BACON)： 大家好，我是贝斯·培根。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政策领域副主席，很感谢大家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出席会议。这始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用一种友善、坦诚的方式讨论我们的问题。

贝基·拜耳：

谢谢。谢谢你，你对萨曼莎·德密特里欧 (Samantha Demetriou) 模仿得真不错。

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讨论董事会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贝斯·培根：

[我认为，董事会吧]，因为 [听不清]

阿什利·海内曼：

董事会。

贝基·拜耳：

好的，那我们就此开始了？董事会的问题，是你们很熟悉的问题。SubPro 报告将许多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指派给了实施审核小组。我们知道，在过去，实施审核小组有时会成为瓶颈问题。我们一直在

努力重新审视政策的成效，但政策上有时会有空白。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从个人和集体角度上，包括董事会、组织、社群、社群的每一份子，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进实施审核小组的流程？我们真的很想听听，你给我们的具体建议。

贝斯·培根：

我们将做一些介绍，然后，我们的一些利益相关方团体成员有具体的建议和想法可以分享。作为基础，我们很赞赏对透明度和效率的关注（这是董事会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且认识到社群的每一份子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改变，交出更好、更有效率的成绩单。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更具体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确实意识到在这些建议当中，许多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源于我们着手的地方。如果你一开始就涉及整个政策制定流程，用一个我讨厌但很贴切的词来形容就是“眼高手低”，那么向董事会提交的建议必然会很复杂。我们认为这对董事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阻碍了我们快速、高效地向下一步推进。

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基础，我们可以制定一些纪律，帮我们明确政策制定流程的范围，从而向董事会交付高效的工作成果，方便你们开展工作。

提到这个，我想要进一步说说。我认为马克、欧文，以及埃里克对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有一些具体的意见。谢谢。

马克·安德森
(MARC ANDERSON):

大家好。我作为注册管理机构的志愿者代表，来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没有其他人举手，所以我就来坐在这里了。

我来简单谈谈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些答案的。当我们收到董事会的问题时，我们将它分发给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并在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我们将这个问题转发给我们邮件列表中的联系人，然后在昨天，我们在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之间成立了一个签约方机构联合小组，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利益相关方团体之间的小型讨论，而不是达成任何形式的正式共识或我们对任何东西进行投票，只是我们讨论了一些事情。大家对于我要在这里展示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异议。

作为参加过多个工作组和实施审核小组的人，我将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谈谈，再次尽我所能，在这里代表注册管理机构发言。我也意识到，如果只有我在这里讲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感到无聊。所以，如果我说的任何内容你有兴趣加入，只需示意插话，我就会停下来。当然，我的注册服务机构同事也一样可以这样做。我认为，如果这是一次双向对话，而不是只有我在陈述要点，这会是一场更有成效的对话。

接下来，我来谈一谈我们的一些要点。在我看来，贝斯为这场对话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作为注册管理机构，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的大部分重点并不在于实施阶段本身，而在于实施阶段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观点是，当政策开始实施时，我们已经在这个过程中走了很远，而且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很难做些什么来影响这个过程了。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越早做越好。

贝斯谈到了明确范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这是注册管理机构团体关注的事情之一：明确工作范围。如果我们对政策制定流程采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方法，“眼高手低”，那么在实施时将会很困难，并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因此，我认为注册管理机构的第一个回答真正关注的是，拥有非常明确的章程、范围更为收窄的政策制定流程。在参加了多个工作组后，这个章程就成为你的工作手册了。它就是你在工作组中经常参考的内容。如果它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并且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那么随着工作组的不断扩展，变得臃肿不堪，我们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这会进一步导致更拙劣的建议和更长的实施时间。

以上就是第一点。我暂停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有话要说。

好的。所以，其中一件事我们也——抱歉。有人举手吗？哦，抱歉。我们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让董事会和员工尽早参与流程。我知道我们有联络人，我们在工作组中有董事会和组织联络人，但我们认为，让董事会和员工尽早参与是工作组制胜的绝对关键部分。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最近，我在工作组中对董事会和组织参与有一些非常好的体验。实际上，我最近和两个人共事过，贝基和克里斯，他们也参加会议了。在我参与的工作组中，他们是非常得力和积极的贡献者。所以，谢谢你们。

言归正传，我认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在工作组中听取董事会的观点，可以真正帮助工作组完成任务。董事会随后收到这些建议时，他们也会有所助益。因为他们不是初次看到这些问题了。你可以从董事会中获得一些主题问题专业技能。其中一些专业技能有助于解释思路，并提供一些背景知识。

对组织来说也是如此。目前，组织中有两个独立的小组。一个小组帮助制定政策，另一个小组帮助实施政策。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小组之间进行更多的对话和互动，对我们将非常有帮助。在组织中设立一名支持政策实施的代表，让他们参与到工作组当中，成为工作组的一份子，并就实施者对建议的看法提供反馈，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有价值的。

同样，当实施审核小组进入实施阶段时，在支持人员当中有人曾经负责过政策制定，拥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够提供背景资料来帮助实施该流程，我认为这样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再说一点，我知道人们对董事会和组织参与到工作组中，成为工作组的一份子会有些敏感。他们可能担心董事会和组织可能会指手画脚，或试图影响结果。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工作组成员认为董事会或组织试图影响结果，他们很快就会予以反击。所以，我理解人们有这样的疑虑，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疑虑，但我认为它不应该阻止董事会和组织参与工作组，提出他们的观点。我认为这非常有价值，对改善流程结果只会有益无害。

我再暂停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话要说。有人想发表意见吗？

好的。我看到有人举起了大拇指，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我想，一开始我应该提到的是，董事会的问题中特别提到了 SubPro。我们的意见并不是集中在 SubPro 上。我们用它来举个例子，而不是要专门讨论 SubPro。所以我们的反馈和意见并不是针对 SubPro，而是有关如何改进实施流程的一般性意见。

我听过 GNSO 委员会的上一次会议，我发现和我说的有一点重叠，但我们讨论的其中一件事是运营设计评估。我们在注册管理机构利

益相关方团体中讨论的是，工作组如果能在政策制定阶段就获得运营设计评估的一些成果，而不是在这些政策建议已经敲定并提交给董事会之后再获得，那结果会好得多。我发现这里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你敲定政策建议之前，很难进行运营设计评估。

但另一方面，根据我最近为 SSAD 提供政策建议的经验，我想说，在我们完成工作之前进行运营设计评估会非常有帮助。我们最终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建议。

我不知道改变这一点要经历哪些流程——如何更早地完成运营设计评估，如何具体去做，但我想这将是社群中展开的一场对话。我想注册管理机构当然希望看到一场对话，讨论我们是否有可能推进这一流程吧？

我知道，我们听说过运营设计阶段，即运营设计评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概念的验证，对概念一再试验，目的是评估概念成功与否以及如何改进。我想，我们希望看到一些关于如何在流程中更早地进行运营设计评估的讨论。重组工作组，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极难实现的事情。我们知道，一旦建议敲定，它要经历 GNSO 理事会流程，然后再提交给董事会。但该工作组已经向前推进了。

因此，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更早地进行运营设计评估，我认为这将大有助益。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希望我们能试验一下，看看在未来的工作组中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在这里再暂停一下。

贝斯·培根：

抱歉，我只是想确保留点时间听听注册服务机构的意见。埃里克，如果你有任何想法，请畅所欲言，只是为了记住我们还有两名发言人。谢谢。

埃里克·罗科鲍尔
(ERIC ROKOBAUER)：

大家好，我是注册服务机构的埃里克·罗科鲍尔。我首先要说，我没有像马克那样好的口才。他非常老练。我很感谢他为我们的会议开了一个好头。我想要说的和他的有很多重叠，所以我尝试简单说一下与注册服务机构的一些不同之处。

我们也以类似的方式在我们的小组内分享内容，我们有一些成员发言并分享了一些反馈。特别是，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实施审核小组的意见。我参加的次数没有马克参加的多，但我们确实收集了一些关于最近的注册数据政策的意见。

回头看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很好的一点是，我们所认为要采取的具体步骤毫无疑问是针对集体的。它不是针对任何特定个人或团体的任何部分。

在最初，我们认为实施审核小组流程对我们有用的一些地方仅仅在于标准化了会议本身。当我们想到这一点并在这里大声说出来时，这听起来很蠢，但其中一个方面确实形成了有规律的节奏。我们都很忙，对吧？所以一开始要确定的一件事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确保我们遵循这个时间表。如果要召开实施审核小组会议，让我们坚持每周召开一次，不要试着改变它，除非发生紧急情况，但也要制定好议程并确保提前发布，为大家留出尽量多的时间，以确保他们在会议期间做好准备。

我们的另一个意见是，确保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为实施审核小组做准备时，使用的都是政策制定流程的默认措辞。政策制定流程花费大量时间来整理最终建议中使用的措辞，所以实施审核小组应该默认以此为基础。

在实施审核小组期间，我们发现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加插新措辞，才能整理好默认措辞。

最后，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当我们没有达成共识时，自然就是联络人发挥作用的时候。这是我们共同要做到的事情，我们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必要时上报给理事会和董事会，而且要认识到是否需要通知他们，并提前做好准备，不要让它搁置下来。我们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本来可以更快地共同行动的，但我们可能没有达成共识而没有这样做。我们本来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让董事会和理事会意识到问题所在，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当然，这不是重新审视政策。这不应该在实施审核小组中发生，而只是默认它可能会出现，因此，员工和实施审核小组的成员应该考虑这一点，并为此做好准备。

我希望我没有说得太快。我是最后一刻才来到这里的，所以很谢谢大家听我说，我也很乐意看到大家纠正我。如果我说得有不妥的地方，欢迎任何注册服务机构成员指正。非常感谢，期待听到你们的反馈。再次感谢大家听我说话。

阿什利·海内曼：

如大家所见，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董事会要求我们提供具体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这些意见以书面形式呈现给你们会更好，因为大家说了很多，我相信你们零零散散地收获到一些

东西，但效果不会像以书面形式呈现那么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我们会很乐意这样做。

贝基·拜耳：

非常感谢。谢谢你们提出的具体意见。我们努力尝试提出一个焦点问题，绝对不想集中在 **SubPro** 上。我们想要听到的是一般性的意见。所以这个主意非常好，我非常希望以书面形式记录这些建议。

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贝基，我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也想说同样的话。这将非常有帮助，因为其中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运营建议——非常感谢你们提出。我们在与 **GNSO** 的对话中，听到托马斯提出了类似观点，关于如何确保董事会的联络人反映一些工作流程问题，以及组织在结构上更加协调一致。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同一种解决方案。从内部的角度，我希望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将它们整合到一起。谢谢。

贝基·拜耳：

是的，我想说我对大家的意见也有共鸣。大家说的很多东西与我的想法相同，也与我们在 **GNSO** 听到的东西不谋而合，包括利用当下的机会来审查运营设计评估和开放数据平台的流程。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两个流程，要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将哪些方面的工作引入到政策制定流程中以对它进行简化。

没有人谈到重新审视政策，但我确实想谈谈这个。

有其他人想要说说吗？

来吧，马克。

马克·安德森：

谢谢。我想从昨天的讨论中再提一个问题。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关于构建范围明确、章程清晰的工作组的讨论。

但我认为，工作组在向董事会提交建议时遵守一定的纪律也很重要。我觉得有趣的是，董事会询问实施审核小组在实施阶段可以做什么。而我们关注的大部分重点是，怎样确保在进入实施阶段之前万事俱备。还有另外一点，我认为大部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作为工作组的参与者，在我们提交的建议中要遵守一定的纪律，并且在建议中所说的内容要做到清晰而明确。

但针对这一点，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讨论的是，我们可能会感觉，董事会是否要拒绝或退回他们收到的建议方面犹豫不决。我认为，如果董事会收到写得不好的建议，它应该退回给 GNSO 理事会并将它们发回。这不应该视为建议没有被采纳，而应视为按设计运作流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谈谈我们的感觉对不对，但我们的看法是，如果你收到一份写得不好的建议或有些事情不够清晰，也可能会犹豫或勉强予以回绝。而这是流程的一个特点，不一定是坏结果。

这是我记下来的有关董事会的最后一点。谢谢大家。

贝基·拜耳：

谢谢。

有人想回应最后一点吗？我想听听艾芙丽怎么说。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好的，感谢邀请。这是我在加入董事会很久之前就一直就有的想法，甚至在董事会内部也说过。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而

且还没有着手去解决。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克服这种犹豫不决，并感谢大家提出来。

贝基·拜耳：

谢谢。

来吧，马修。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我认为这次对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还表明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然后才能让建议达到我们想要的程度。理想情况下，我们不会觉得这份建议的框架很糟糕或怎么样。在我们实现这一点之前，最好进行进一步讨论，确定可能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因此，我们将建议提交给董事会后，要想能够获得进一步推进，我认为这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有些时候确实如此——这是早前在与 GNSO 进行的会议上提出过的，有一次董事会来信说，“我们有问题，我们在某某某方面遇到了困难”，但随后我们不会跟进这次沟通，真正解释清楚问题。因此，我想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一种新趋势，那就是当出现问题时，我们会进行讨论，而不是对信件置之不理——这是一件好事。谢谢。

贝基·拜耳：

好吧。我只想指出。。。哦，不，我们还有半小时。对不起。我刚才在想“哦，天哪，没时间了！”来吧，马克。

马克·安德森：

谢谢。我完全同意。基于我们在 SSAD ODA/OPD 方面的经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 ICANN 董事会、GNSO 理事会和工作组成员之间召开了一次联合会议。那是一场很有成效的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我们达成的共识是“我们不要只是坐在这里来来回回地发信件，让我们来一场真正的对话吧。”最后我们成立了一个 GNSO 理事会小团队，该团队的代表来自 ICANN 董事会和 SSAD 工作组。我认为这种对话——不仅仅是来来回回地通信，而是进行真正的公开对话，非常有成效。我完全同意。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示范未来如何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贝基·拜耳：

其他人对这一点还有话要说吗？

贝斯·培根：

在这个话题的最后，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正如阿什利所建议的那样，以书面形式为大家记录所有这些内容。很高兴听到大家的意见，我认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互动的节奏，也许可以进行一些调整，让它更多地成为流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是“呃，这是一个奇怪的建议，我们有问题。”所以，非常感谢董事会给出的意见。

贝基·拜耳：

谢谢。我认为我们不需要 [听不清] 回到开头来回答来签约方机构的问题。第一个主题是，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在与政策制定流程和实施审核小组打交道，以及审查他们的意见时，本质上有哪些具体的挑战？

你们想讲一下这个问题吗？

贝斯·培根：

好的。我们觉得这个主题很好，而且我们认为，既然我们说社群的每一份子都可以有所作为，我们想知道我们可以做出哪些改变来帮助董事会以及应对挑战。所以，我们希望了解董事会的具体关注点。

我们也觉得透明度和效率这一主题很好。这就是阿什利将要谈到的关于 SOI 任务组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我们希望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确保我们也关注 ICANN 内部工作的透明度。接下来，请阿什利来谈谈 SOI。

阿什利·海内曼：

基本上我要说的内容都是关于透明度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你们知道我们在做的工作，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GNSO 理事会审查了 SOI（意向声明）流程，在进行的对话中，有一个小组负责审查流程，我们各个小组都有成员参与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我们想要寻求透明度，特别是我们想知道人们代表的是谁，无论他们是顾问还是律师，我们都想知道他们在倡导什么，代表谁发言。但有些人不想透露这些信息。大家都愿意尝试解决问题，但最后问题似乎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内部也存在着疑虑。如果透明度真的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无从得知在这些对话中人们代表的是谁，那真的会让我们怀疑其中一些流程的效力。如果我们倾向于在政策制定流程中采用代表模式，那么了解他们的立场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想确保你们都知道这一点。我并不完全清楚事情最终将如何解决，但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疑问，我们有理事会成员来为你解答。但我想让大家至少能意识到这种疑虑的存在。

贝基·拜耳：

我想可以从萨拉开始，代表董事会进行回应。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好的。我想谈谈董事会联络人在当中的作用，并指出我们在征求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领导的意见后，在 2021 年制定了董事会指南。我们与联络人谈过，正如马克所提到的，我们听到了完全相同的利弊，马克，你刚才给我们详细讲过了。如果有一个更主动的联络人参与其中，在董事会层面上，这个联络人更像是一个问题解决者、一个预警系统，以及在小组和董事会之间来回调解的促进者。但我们也从一些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领导那里听说，他们想要一个被动的联络人，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对政策问题指手画脚的联络人。所以我们制定了这项政策。哦，顺便说一下，今天早上在 GNSO 会议上，我们听他们说想要更主动的董事会联络人。

所以现在，按照指南的编写方式，在社群章程中纳入董事会和董事会联络人的明确职责范围，我们实际上把自由裁量权留给了大家。

马克，你提到过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特许职能，我们想回复的是，如果你想要更主动的联络人，你可以在章程中明确这一点。这将带给我们更大的灵活性，确保任命的联络人以更主动的方式发挥作用。

但无论哪种方式，联络人的作用都是帮助避免这些瓶颈，至少在董事会层面，既要向信息反馈给董事会，也要将反馈提供给你等等。

我们将两种情况标记为进展受阻，第一种是我们在今天上午的 GNSO 理事会会议上听到的——我们应该重新审查政策，还是在没有新信息的情况下重开已结束的讨论。这个问题特别针对实施审核

小组成员。第二种情况是大家对董事会联络人的立场，那就是在寻找解决办法时毫不妥协，还是保持开放。我认为这种情况进展受阻对任何人都不利。

我们鼓励大家去找董事会联络人。我们也可以要求任命董事会联络人，但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你需要他们就更好了。

我说完了，交给你，贝基。

贝基·拜耳：

谢谢你，萨拉。

克里斯，我看到你举手了。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谢谢你，贝基。萨拉，谢谢你的发言。我只想特别提出一个看法，我知道马克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在其他论坛上提到过。你谈到了主动和被动，以及指手画脚。我认为弄清楚主动和被动的含义非常重要。我想主动的董事会联络人不应该说“好吧，董事会永远不会同意的。”那是完全不合适的。但是一个主动的联络人可能会说，“我不确定董事会能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或许你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或者说“为了得到正确的格式，也许你应该这样做”。我认为这才是主动的联络人，而不是坐在后台什么也不说。

因此，如果联络人意识到提交给董事会的建议或任何内容不够明确，不足以让董事会采取行动，为此他们不得不花几个小时来答疑解惑，收集问题，并指导团队应该如何措辞，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动”，那么我认为这真的很有用，而且很重要。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我们非常清楚正在进行的 SOI 讨论。我只是想确保大家清楚这一点。显然这是进行中的讨论，我们现在不参与，但是我们要关注它。透明度是多利益相关方流程的基础。所以，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接下来，我们转到另一个问题？我最喜欢的问题。有人想先说说吗？

克里斯·狄思潘：

贝基，我可以先说说吗？

贝基·拜耳：

好的，来吧。

克里斯·狄思潘：

我看了早前与 GNSO 理事会的会议，我想我们中大当多数人也都看了，在会上，你就你的立场提供了一个非常透明、非常有用的说明。谢谢你。如果没有这场会议，我们就没有这次讨论。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这样做。没有参与会议的人可以查看会议记录，它清楚地列出了董事会的立场。

我只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目前我们的思维是，有一个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处于待决状态，它规定我们在注册前要提前通知。我知道国际政府间组织和政府咨询委员会不再

关注这一点，因为行使这项有效权利只是基于“流程就是这样走的。”我的建议是，与其触发流程，不如去对政府咨询委员会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建议不适用了吗？”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整整六个月的时间，不管它是什么不得不做的事情。现在，他们可以说，但我怀疑他们不会。尽管章程规定你必须这样做，但你始终可以通过协商同意绕过规定。这只是一个可能有助于加快流程的想法。

贝基·拜耳：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建议。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希望我们能了解实情。或许这只是针对有效权利的一种建议，我不认为实际有这种情况，但为了确保完全透明，假使我们真的如此，我们还没有推出注册后通知系统。

克里斯·狄思潘：

我完全理解这一点。我同意，如果它只是出于建议就好了，但有时你实际上必须提出直接的问题，而不是假设每个人都明白需要做什么。因此，我认为与政府咨询委员会领导直接讨论“我们可以不管这件事了吗？”可能会奏效。

贝基·拜耳：

这是个好建议，我们应该采纳。我看看玛丽，我知道她正在做笔记。我知道玛丽可能已经想到了。

还有其他意见吗？

既然我们的讨论已到达尾声，接下来，讨论一下董事会在新 gTLD 和 SubPro 上的发展方向对我们有帮助吗？还是有人想说一下其他主题？

崔普缇，你先来？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没问题。首先，我想对 GNSO 理事会表示感谢。他们一直与董事会密切合作，让我们的工作不断推进。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到本次会议结束时，你会看到我们将制定许多决议，这些决议清楚地表明，我们将根据大家的很多建议开展工作。我们还达成对 GNSO 理事会的承诺，交付其他一些工作项目的成果，而贝基在 ICANN77 会议之前都将为大家深入介绍。因此，我们很快便能够与社群分享实际的实施和启动日期。

以上就是我介绍的情况，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贝基。谢谢你，贝基。

贝基·拜耳:

谢谢。既然你们都参加了上一次会议，你们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什么。有四项工作本质上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信息收集工作，组织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着手制定计划并设定时间表，并最终向我们反馈建议的实施日期。

第一点显然是，我们需要同意，董事会和理事会需要就将如何及何时处理这 38 条——我认为是 28 条——我们将推迟作出决定的建议达成共识。我们已经开始与理事会、理事会领导层进行对话，并且对进展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的目标是到 ICANN77 会议时，能够交出

一份计划，说明我们将如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显然，就我们可以明确哪些协定需要澄清而言，首要任务是，有一些领域可能需要作出变革，希望这些变革是有限的并符合 GNSO 理事会本身的指令，而不需要新的政策制定流程。

第二点是，组织和理事会需要就加快政策实施工作的方法达成一致。我们将呼吁尽快成立实施审核小组。我们确实有相关的实施审核小组指南以及共识性政策实施框架，它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要及时完成这项工作，就需要弄清楚如何加快速度。因此，我们要求为此制定一个计划。加快速度并不意味着走捷径，也不意味着偷工减料，而是意味着，我们如何才能加快行动？

其中有一件事情，是关于实施审核小组的，我认为值得讨论。马克，你在谈到实施审核小组的问题时，引发我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些像 SubPro 建议那么复杂的事情当中，设立多个实施审核小组实施梯队有没有意义。这里涉及到很多不同的运作部分。你可能不需要一个单一的实施审核小组。你可以将它分解成更小、更易于管理的几个部分。

第三点是关于封闭型通用域名的持续对话。我们需要从政府咨询委员会、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以及 GNSO 参与者那里了解他们结束对话的计划和时间表。

最后，关于国际化域名的快速政策制定流程，这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知道第 2 阶段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我们需要解决第 2 阶段某些方面的问题，才能完成申请人指导手册。这不是第 2 阶段的全部。埃德蒙可以谈谈这一点。我们希望快速政策制定流程能提供一个计划和时间表，以便我们处理一些需要敲定的工作内容，之后再来完成申请人指导手册。

因此，我们要求社群的各方在 ICANN77 会议结束前回应我们四件事情。正如崔普缇所说，我们预计组织之后将能够向董事会提出有关时间表的建议，包括启动日期。显然，这里存在依赖条件。艾芙丽说得好，我们制定任何时间表的能力是有依赖条件的。用艾芙丽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制定时间表，前提是每个人都能遵守我们制定的时间表。

所以，这不是董事会公布时间表和启动日期就大功告成的事情。我们要齐心协力，严格遵守纪律，朝同一个方向进发，努力遵守我们约定的时间表。

有人要发表意见吗？有人有问题要提吗？有关于特定问题的想法吗？

贝斯·培根：

我想说，我们感谢董事会说明的最新情况。实际上，这可能是签约方机构和董事会的第一次互动，我们没有问有关 SubPro 方面的问题。但是你还是提到了它。所以，我想我们很感谢你说明的最新情况。我们期待看到董事会在本周末采取的行动。正如你所说的，朝同一个方向进发。有一点路线图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贝基·拜耳：

我们还剩下 15 分钟，我们开始自由讨论其他事情。

克里斯，你有话要说吗？

没有吗？

克里斯·狄思潘： [听不清]。会议是一个半小时。

贝基·拜耳： 哦，是一个半小时吗？我的天啊。这可能是史上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就此散会，但如果大家想早点去吃午饭，那也没关系。

来吧，贝斯。

贝斯·培根： 这是董事会的新计划吗？你让我们以为会议只有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只问你一个问题？

贝基·拜耳： 没错，会议是一个半小时。

好的，马克，你来说吧？

马克·安德森： 我们确实还有时间，所以下面我想花一点时间，回应你关于针对 SubPro 拆分实施审核小组的观点。我也有类似的想法。我相信，单纯针对 SubPro 工作组本身，将他们的工作拆分成五个不同的轨道，这是明智之举。他们有很多领域的工作需要处理。因此，也许要求一个实施审核小组负责五个轨道的工作组材料是不合理的。拆分实施审核小组可能值得我们考虑。我知道，社群和员工资源的数量有限，因此可能需要找到合理的折中方案。但我认为这个建议很有道理。

克里斯·狄思潘：

我想谈谈一个不同的话题。作为 DNS 滥用修正案的主要谈判者之一，我想特别感谢崔普缇、莎莉和董事会，感谢你们在过去几天里和之前提出的意见，让我们受益匪浅。你们的工作也赢得了社群里的一片赞赏。所以，谢谢你们。

贝基·拜耳：

我们非常感谢组织和签约方在这方面的合作。董事会的所有人对此也非常感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希望能够迅速捕捉到这一时刻。

莎莉·科斯特顿

我可以谈一下我在这方面的想法吗？

克里斯，非常感谢你。

贝基，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应该认可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让我们拭目以待，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但我们正走在路上。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昨天崔普缇在开幕式上说的话。关于我们合作的方式，感觉像是发生一个转变，一个非常积极的转变。我们都谈到了 ICANN 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很难控制的风险和威胁。我们必须做到……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在公开演讲中说“我们需要相互协作，保持韧性”时，这不仅仅是一句漂亮话。它是真实的，而且现在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正是它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而且我也经常在组织和团队内部和别人分享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让我们做一些行之有效的事情，让我们记住，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确实涉及信任，涉及我们在最初就依靠的信任感。

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任何新事物都涉及信任，因为它是一种风险。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前行的路上能够互相扶持，无论是签约方机构，还是我们组织内部的人都可以说，“看，这是一个诚信合作的过程。”诚信是可以发挥效力的，它不是万能药，但它行之有效。它对我们来说很管用。所以，让我们对诚信建立肌肉记忆吧。

阿什利·海内曼：

我接着你的话题说几句，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我们可以加快速度，我们可以互相信任。如果能够证明这是可行的话，我希望看到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像马克所说的，以一种非常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做事，因为我们似乎发现自己处于一团乱麻当中，每个人都不高兴地走开了。如果我们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转向更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努力，那就太好了，这样我们才能自我感觉良好，也会相信这种模式是有效的。

所以我充满希望和信心，我们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有很多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但这种感觉真好。我常常发现自己处于绝望和沮丧的困境，但我仍能感到积极和充满希望。希望这种感觉会持续下去。

克里斯·狄思潘：

我可以回应几句吗？谢谢。艾希礼，我同意你的看法。

莎莉，我也同意你。我认为这是合作和信任的体现。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一个比谈判这些合同修正案更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成功了，这些修正案就可以发布出去，征求公众意见。肯定会有人质疑

它们想得不够远，做得不够多等等。这没关系。质疑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但每个人都需要明白，参与这次合同谈判的人都非常清楚这只是其中一步，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旦我们处理完了合同修正案，社群就会在政策方面发生一些事情。只要大家都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就能够通过互信和协作，向前推进工作。

莎莉·科斯特顿

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我想记录下来。克里斯，你说的观点非常重要。它是旅途中的一站，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开始。但它是关键的一站。这就是我们应该认可并赞赏它的原因，但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我要说的另一点是，是我右边的艾芙丽让我想到的，因为她总是提醒我这一点。她说得太对了，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变得如此高效——不，那是错误的说法，应该说“动作太快”，以至于没有在包容性和咨询方面有效地遵守自己的流程。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是你征询公众意见的所在。这是一项多利益相关方活动。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阶段总结这些意见很重要，因为它们会被记录下来，并且会被记住和加以利用。它们很重要。非常感谢你提到这一点。

贝斯·培根：

接着克里斯的话，回到我们今天讨论过的问题吧。我们非常期待谈判后的后续工作。我们可以从当中很好落实我们讨论过的事情，执行范围非常明确的政策制定流程。如果我们可以拆分成小目标来做

事……我总是说，我宁可有 10 个持续一年的政策制定流程，也不愿有一个持续 5 年的 14 期政策制定流程。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取得一些成效——那是 GNSO 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指的是我自己，包括这边的一些人，那边的一些人，还有我的顾问。我们的责任是确保设立相关的纪律，明确这些政策制定流程的范畴，并确保让大家保持良好的工作动力。谢谢大家。

贝基·拜耳：

还有其他意见吗？

我来提一个问题吧。克里斯，我们讨论了国际政府间组织的问题。在与理事会讨论国际政府间组织的问题时，我们提出的一点是，我们对通过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想出一些有创造性、公平合理的临时解决方案很感兴趣，并且也为此做好了准备。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是这场讨论的关键部分。因此，关于我们应该怎样进行或采取哪些步骤，如果你对此有想法，那就太好了。你不必现在就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会很欢迎。我只是想延伸一下话题，确保大家知道，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发布注册后通知系统之前适当地放出一些域名，我们很乐意听到大家的意见。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你，贝基。是的，我相信我们是有一些想法可以提供的。关于之前与 GNSO 的讨论，你简单地提到了一部分，这场讨论是关于有效提供优先受让权，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如果没有设立相关的有效权利机制，那么国际政府间组织想投诉某个注册域名，他们都不一定能进行。所以我在尽可能快地做这件事，但同样必须以公平和有效的方式来完成。

如果我们放出一些域名，对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好处是，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注册。但缺点是，如果我们放出这些域名，而有效权利的方面的政策还没有准备好，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就无能为力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会讨论一下，看看我们是否可以给你一些意见。

贝基·拜耳：

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举手或有想法要说，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说，我不认为萨曼莎在现场……没有，我看了，她不在。但我希望大家能向她表示祝贺，欢迎她成为我们的新生代计划学员。

[文稿完毕]